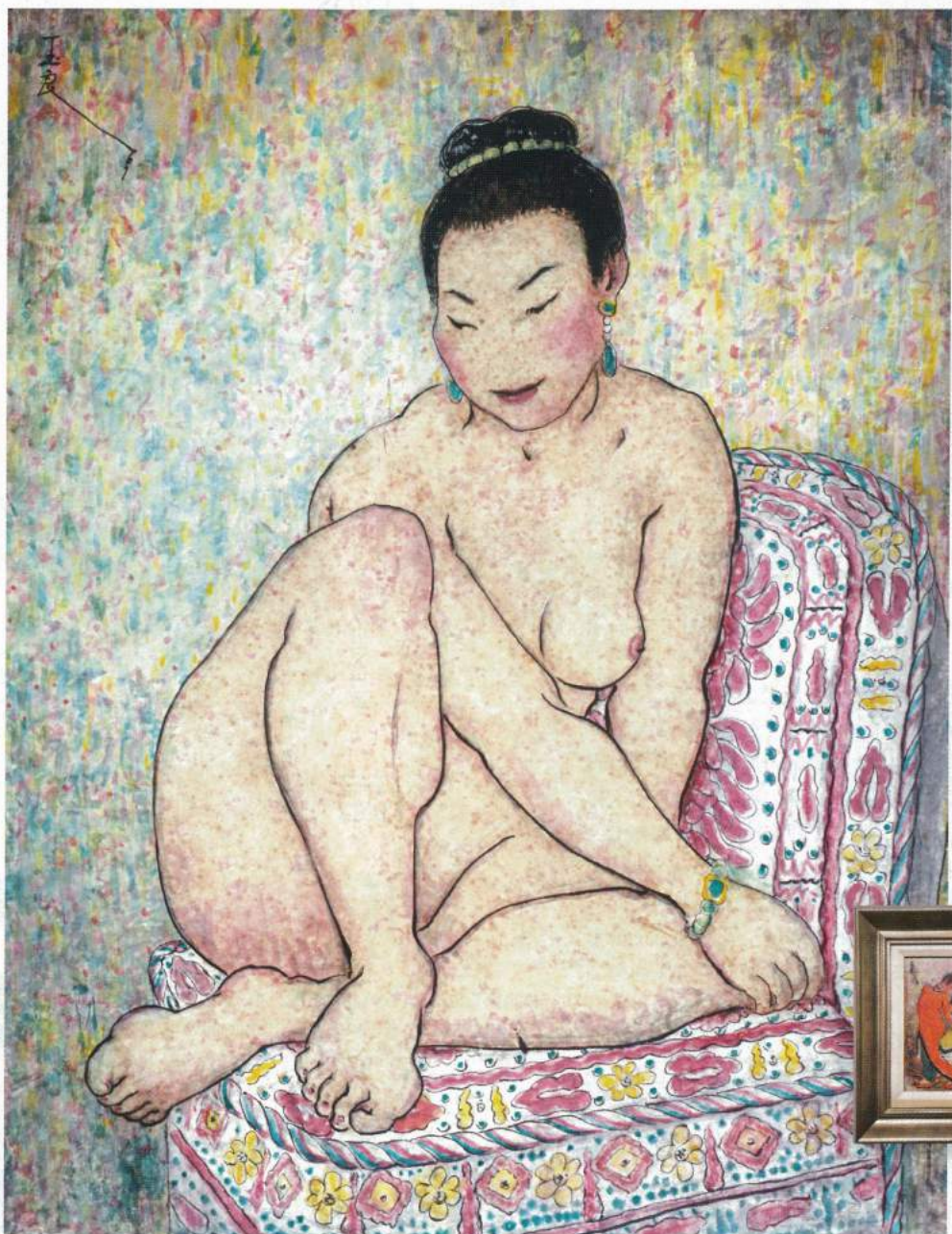


潘玉良



《希望和平》，1952



任身體之美翱翔

清末民初留法的中國畫家不少，流傳到今天大家能記住名字的不多，觀眾一眼便能認出其作品的更少。潘玉良（1895—1977）是其中之一，她筆下的女性身體，豐腴、強壯，煥發着生命力，至晚期更載歌載舞，一如近日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揭幕的潘玉良個展的名目：「春之歌」，人與自然，水墨與油彩，東方和西方，在她的藝術世界裏融合為生生不息之美。

《自畫像》版畫，年份不詳



《雙女扇舞》，年份不詳



《畫室》，年份不詳



《河上泛舟》，年份不詳



《紅衣自畫像》，約1940

《黑男人體》，1948



《雙女扇舞》，1955



巴黎賽努奇博物館館長易凱 (Eric Lefebvre)

《約會》，年份不詳



「春」之歌：潘玉良在巴黎，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繼《道無盡：方召麀水墨藝術展》後，「二十世紀中國女藝術家系列」的第二個展覽，邀請了巴黎賽努奇博物館 (Musée Cernuschi) 館長易凱 (Eric Lefebvre) 策展，展覽分四個展廳，呈現潘玉良留法時期的藝術生涯。

德軍佔領的巴黎

潘玉良一生兩度留法，第一次是1921年，以中國留學生身份到法國修讀藝術，在巴黎國立美術學院等學府求學，後往羅馬美術學院深造，1928年返國，先後於母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、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。第二次留法始於1937年再次出國深造，易凱說：「她當時沒有打算終身留在法國，計劃兩年左右便回國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德軍佔領巴黎期間，她亦在巴黎。當時，有德軍想用很低價，幾乎是送禮的價格，買她的畫。她不肯賣，畫作因此遭到破壞，她在其中一張畫背面寫了這事。」

潘玉良一生傳奇，1895年生於揚州，本名張玉良，父母早歿，十三歲被親戚賣到清樓，一年後遇上蕪湖鹽商潘贊化，替她贖身納為妾（她從此改姓潘），供書教學，1920年她更入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，是該校少之又少的女生。翌年赴法進修。

水墨和油彩的融合

二戰後是國共內戰，然後美蘇冷戰，易凱指，「到後期她的身體也不好，所以一直沒有回國。但從她的家書可知，她一直有寄錢回鄉接濟親人。安徽博物院收藏潘玉良的作品數量最多，因為安徽是她的家鄉，她身後大部分作品都給安徽博物院收藏。」

二十世紀以來，法國文化思潮一浪接一浪，潘玉良卻始終保持一貫的藝術風格。易凱指：「二十年代學習繪畫人體，對潘玉良的影響很深。她的繪畫可分為兩方面的探索，一方面是西畫，一方面是水墨，這兩條路是分開的，至到五十年代，

她把兩者一步步連結起來，到大約1955年大致完成。她繪畫人體也有所變化，四十年代她保持較寫實的追求，比如她會一次畫兩位模特兒，一位是西方的，一位是非洲的，她喜歡寫實對比。到五十年代，當油畫和水墨已綜合起來，她畫的模特兒亦像是姐妹的樣子，因為她已脫離了寫實追求，轉向追求女性與大自然結合的形象。這是她的晚期特點。」



《少女與百合》，年份不詳

現代性與常玉

今次展覽，易凱嘗試從潘玉良的角度出發，「《春之歌》是她很重要的一個系列，二十年代已開始創作。了解《春之歌》，就能了解她對舞蹈、風景、大自然、人體的想法。」

展覽第一部分，專注於潘玉良在蒙馬特的生活，現在看來她的畫竟然很現代，她當時在畫室繪畫的人，看來就像是今天的人，一如報章插畫的構圖，渾然不覺是近一世紀前作品。她筆下的巴黎風景，今天仍在。

和《畫室》一樣同是她四十年代作品的《酣夢》和《少女與紅玫瑰》，強烈的用色、異國風情的模特兒，見到馬諦斯和高更對畫家的影響。

《庭園聚會》，年份不詳



轉入第二個展覽廳的右邊，展出一系列潘玉良相當有名的白描裸女。易凱指出：「她水墨的成就非常大。她在中國的時候，陳獨秀看過她用水墨畫的裸體模特兒，說：是第一次有人用中國毛筆表達古希臘古羅馬的傳統，是兩個傳統結合的象徵。她的白描是新白描，她用了十年時間去發展。她去了巴黎之後，新白描也很受到重視。和常玉的白描相比，潘玉良描畫的人物比較清楚，我們看得到是亞洲人、非洲人或西方人。從技術角度而言，常玉和潘玉良是一樣的，但二人的發揮就很不一樣。」

女人，低頭與轉身

「進入五十年代，潘玉良的大規模畫作，不止油畫，也有水墨。她畫人體已不在於表達對人體的認識，而是追求生活上的自然狀態。綫條以外，她也用點。點在中國畫和西方的後印象派也有，她晚期的作品用點用得很自然，不同於中國畫和後印象派。她在繪畫方面試驗很多，發現也很多。」易凱指，潘玉良到中後期，畫人體主要是探索身體的轉動，從《希望和平》、《雙女扇舞》、《拿面具的女人體》，都見女性在轉動身體。

欣賞潘玉良的女人，會發現這些女人都不望人，或低頭或斜視，易凱指：「畫中的女人跳舞的、洗頭的，意識不到有人在看着她，所以她們都非常自然。」大家都愛從「凝視與被凝視」的理論來討論，「我覺得也可以，反正到最後也是同一個意思。」

潘玉良的白描很有名。雖然是白描，但從中我們看得到是亞洲人、非洲人或西方人。



1940年，德軍佔領巴黎，潘玉良被迫遷到市郊，仍堅持創作。



1947年，潘玉良為王守義創作的銅像。

中式雅集的自畫像

除了探索「春之歌」主題外，易凱策劃今次展覽還有一個重大發現，「準備展覽時，我在安徽博物院發現了一批畫，這批畫每張大小都是一樣，我們後來將這批小畫和大的畫連繫起來，發現小畫是大畫局部放大。」易凱所說的是《庭園聚會》和一組七張的單人人像畫。題為《自由寫生像》的小畫，被選為展覽的宣傳圖象，畫中人正是潘玉良本人。

《穿紅裙的婦女》，年份不詳



易凱身後的七張小畫，似是《庭園聚會》的一組近鏡。

「這是藝術創作常用的手法，畫一張大畫之前，先畫一些比較小的，讓自己得到一種印象，每個人物分開畫可以畫得更仔細。我做了一些研究，從老照片裏發現，掛在潘玉良工作室幾十年的一張大畫就是這張，這畫是三四十年代畫的，主題是：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們談畫。」易凱又說，「這張對她應該很重要，她畫了那麼多自畫像都一個人，這張是她和她的女朋友，而且幾乎都是西方人。中國繪畫有文人雅集圖，潘玉良將這種氣氛傳到西方也傳到油畫裏邊，她和西方朋友談她的畫，她是中心人物。這張畫改變了我們對她的想法，有種女性主義的含義。談到女性主義都很激烈，但她們卻很平和。」



1939年，參加巴黎大皇宮的沙龍展。

《自由寫生像》，年份不詳



《春之歌：潘玉良在巴黎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19年1月6日

地點：金鐘亞洲協會香港中心

門票：免費入場

詳情：<https://asiasociety.org/hong-kong>

查詢：2103 9511



《潘玉良油畫集》，上海中華書局出版，1934。



年輕時的潘玉良流露質樸之美，攝於1921年。